



暧昧的现代性追求

晚清翻新小说研究

吴泽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青 中/青/文/库

暧昧的现代性追求

晚清翻新小说研究

吴泽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暧昧的现代性追求：晚清翻新小说研究 / 吴泽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0

ISBN 978 - 7 - 5161 - 8993 - 1

I . ①暖… II . ①吴… III .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 ①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743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芳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青文库》编辑说明

《中青文库》，是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着力打造的学术著作出版品牌。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前身是 1948 年 9 月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简称中央团校）。为加速团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提高青少年工作水平，为党培养更多的后备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1985 年 9 月，国家批准成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同时继续保留中央团校的校名，承担普通高等教育与共青团干部教育培训的双重职能。学校自成立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朝气蓬勃”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的办学思想，不断开拓创新，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共青团事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目前，学校是由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共建的高等学校，也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唯一一所普通高等学校。学校还是教育部批准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全国高校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是首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全国研究培训基地、首批全国注册志愿者培训示范基地，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命名的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基地，是民政部批准的首批社会工作人才培训基地，与中央编译局共建青年政治人才培养研究基地，与国家图书馆共建国家图书馆团中央分馆，与北京市共建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研究院和青少年生命教育基地。2006 年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评估结论为“优秀”。2012 年获批为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5 年中宣部批准的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落户学校。学校已建立起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继续教育和团干部培训等在内的多形式、多

层次的教育格局。设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少年工作系、社会工作学院、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公共管理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等9个教学院系，文化基础部、外语教学研究中心、计算机教学与应用中心、体育教学中心等4个教学中心（部），中央团校教育培训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等3个教育培训机构。

学校现有专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管理学、教育学6个学科门类，拥有哲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等6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1个二级学科授权点和3个类别的专业型硕士授权点。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国哲学、思想政治教育、青年与国际政治、少年儿童与思想意识教育、刑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民商法学、国际法学、社会学、世界经济、金融学、数量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文化哲学、社会管理等19个学术型硕士学位专业，法律（法学）、法律（非法学）、教育管理、学科教学（思政）、社会工作等5个专业型硕士学位专业。设有思想政治教育、法学、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学、经济学、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新闻学、广播电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和英语等14个学士学位专业，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法学、社会工作、政治学与行政学为教育部特色专业；同时设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青少年研究院、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志愿服务信息资料研究中心、青少年研究信息资料中心等科研机构。

在学校的跨越式发展中，科研工作一直作为体现学校质量和特色的重要内容而被予以高度重视。2002年，学校制定了教师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条例，旨在鼓励教师的个性化研究与著述，更期之以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的涌现。出版基金创设之初，有学术丛书和学术译丛两个系列，意在开掘本校资源与遂译域外菁华。随着年轻教师的增加和学校科研支持力度的加大，2007年又增设了博士论文文库系列，用以鼓励新人，成就学术。三个系列共同构成了对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多层次支持体系。

十几年来，学校共资助教师出版学术著作百余部，内容涉及哲学、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管理学、新闻与传播等学科。学校资助出版的初具规模，激励了教师的科研热情，活跃了校内的学术气氛，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在特色化办学愈益成为当下各高校发展之路的共识中，2010年，校学术委员会将遴选出的一批学术著作，辑为《中青文库》，予以资助出版。《中青文库》第一批（15本）、第二批（6本）、第三批（6本）、第四批（10本）、第五批（13本）陆续出版后，有效展示了学校的科研水平和实力，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本辑作为第六批共推出9本著作，并希冀通过这项工作的陆续展开而更加突出学校特色，形成自身的学术风格与学术品牌。

在《中青文库》的编辑、审校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认真负责，用力颇勤，在此一并予以感谢！

目 录

绪论	(1)
一 翻新小说界定	(2)
二 翻新小说研究价值	(4)
三 全面解读翻新小说	(8)
第一章 翻新小说创作情况考证	(12)
一 翻新小说创作概况	(12)
二 翻新小说创作年表	(16)
三 翻新小说作者考证	(24)
附录 作家小传	(30)
第二章 翻新小说创作动因探析	(33)
一 翻转与反演	(34)
二 续书与仿作	(43)
三 “陌生化”的讽刺艺术	(52)
四 以游戏之笔撰滑稽小说	(58)
小结	(65)
第三章 暧昧的现代性追求（上）	(66)
一 “官民对立”模式的消解	(66)
二 轨艳情小说于正道	(77)
三 以科学祛除迷信	(88)
四 义利之辨	(98)
五 新才女形象的书写	(106)

小结	(113)
第四章 暧昧的现代性追求（下）	(115)
一 从数人数事到一人一事	(116)
二 颠倒的时序	(123)
三 新文体的试验	(131)
小结	(138)
第五章 在传统中求变	(140)
一 翻新与革新	(140)
二 翻新与翻译	(145)
小结	(152)
结语	(153)
附录	(156)
参考文献	(196)
后记	(203)

绪 论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一类特殊的晚清小说创作。长久以来，这一类小说不但未进入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即在专业研究者当中，也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一类小说从其名称上看，一般袭用过去某部古典小说的题名，而同时又冠以“新”字；从其内容上看，则虽然沿用了旧小说中的某些元素，但并非对原作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灵心独具，异想天开”，对原作的主旨与风格进行了“千奇百怪，花样翻新”^①的大胆改写，因此我们姑且把这一类小说命名为“翻新小说”。

1904 年至 1905 年，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在《南方报》上连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吴作的启发和带动下，一系列冠以“新”字的小说纷纷面世：《新西游记》《无理取闹之西游记》《新水浒》《新封神传》《新聊斋》《新三国》《新三国志》《新镜花缘》《新儿女英雄》《新儒林外史》《新野叟曝言》……而这些翻新之作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令人啼笑皆非：贾宝玉来到 20 世纪初的上海，参观制艺局，学习外语，钻研科学，又乘坐飞艇与猎车进行全球探险（吴趼人《新石头记》）；林黛玉留学美国，得博士学位后在日本东京做大学教授（南武野蛮《新石头记》）；唐僧师徒来到十里洋场，处处碰壁，法力无所施展（冷血《新西游记》）；诸葛亮领导蜀国进行君主立宪改革（陆士谔《新三国》）。一时之间，以新观念翻写古典名著成为一种最为流行的写作方式，几乎所有的经典说部均遭到不止一次的戏谑式的改写与重写。

而更令人诧异的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声势浩大的创作思潮，竟遭到后世文学史家们长期的忽略与埋没。这些小说背后的创作动机是什

^① 报瓣：《新石头记》，《月月小说》第 6 号，月月小说社 1907 年版。

么，古典翻新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流行的写作方式，古典翻新在晚清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语境中承担着怎样的文化政治功能？所有这些问题，过去的文学史家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一 翻新小说界定

以上对翻新小说做了简单介绍，在正式行文之前，有必要对这一类小说作进一步的界定。概括地讲，本书所谓的翻新小说，指的是发生于晚清最后九年（1903—1911）间的，晚清小说家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对古典小说名著进行的改写与重写。这类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时代误置：将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或叙事模式嫁接移植到现代世界，从而展开一系列可喜可愕、可悲可笑的故事。具体说来，这类小说对古典名著的改写通常采取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让古典小说中的人物离开原来的环境，来到陌生的现代世界，在见识了种种新奇事物，经历了种种“震惊”式体验后，又“趁此潮流，在新世界做了一番事业”^①。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大陆的《新封神传》、冷血的《新西游记》、奚冕周的《也是西游记》，采用的便是这种模式。

第二，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并未离开其所处的时代，但是其所处的周围环境，已经经过了“现代化”的处理，在高度现代化的古代世界，人物面临新的命运。陆士谔的《新水浒》中，梁山英雄们一梦醒来，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朝廷正在变法维新，奖励实业，许人民参与国政，众英雄领悟到处文明之新世界，旧日的法子万万不能再行，于是也倡言变法，要把“旧世界的梁山泊”变成“新世界的梁山泊”^②。

第三，既不借用古典小说的人物，也不借用其背景，而是抽取其叙事模式，略加改动后运用于当代题材，讲述一个与原作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故事，但这个新故事又与原作有着互文对应关系。例如，治逸的《新七侠五义》写七位当代侠客，运用电光剑、电光石、汽船等新式武器，惩奸除恶，立志将妨碍新政的罪人剪除殆尽。与前面两种叙述模式相比

① 大陆：《新封神传》第一回，《月月小说》第1号，月月小说社1906年版。

② 陆士谔：《新水浒》第六回，上海改良小说社1909年版。

较，这种叙述模式的特点是“重新讲”，而不是“接着讲”。

翻新小说对古典小说的独特改写方式，使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续书。一般意义上的续书不论在题材、主旨还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作有着相当的连续性，因此才被冠以“续书”的名号。翻新小说虽然也沿用了古典小说的人物或叙述模式，但在故事情节方面却与原作迥然不同，缺乏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翻新小说是以现代观念对古典小说进行的改写，古代世界的人物，说的却是现代人的话语，强烈的反差对比，给人造成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一般意义上的续书虽然有时也设计较大的时间跨度，但是很少以时空大挪移的手段，将原作中的人物抛入完全陌生的现代世界，重新展开叙述。事实上，一直到民国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续书写作仍然有相当的市场。仅仅一部《儿女英雄传》，就接续了九次，时间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持续到民国十二年（1923）。至于《续小五义》《续镜花缘》《续彭公案》之类的续书，更是指不胜屈。细究这些续书的内容，则大多仍不脱原作窠臼，与翻新小说有较大差别，因此这一类小说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翻新小说的突出特征，是“旧瓶装新酒”，即借用古典小说的元素，来表现现代新思想、新事物。这一特征，不仅使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续书，也使其区别于仿作。所谓仿作，即不直接沿用原作的人物、故事，但是却模仿原作的主旨、风格、故事模式等，来重新讲述一个故事。和续书一样，仿作与原作在主旨、风格、趣味上都有相当的一致性，因而与翻新小说有根本的不同。晚清小说中，有一类小说从题名上看与翻新小说非常相似，如香梦词人的《新儿女英雄》，但仔细辨析后会发现，这一类作品属于仿作。这类作品也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以内。

还有一类晚清小说，虽然满足“旧瓶装新酒”的条件，但我们并未将其视为翻新小说。例如，吴趼人的《立宪万岁》写玉皇大帝召集群仙、诸佛菩萨开会，讨论下界闹得沸沸扬扬的立宪问题，最后议决派遣孙悟空、哪吒、雷公、列御寇、神行太保戴宗五人为钦差大臣往西洋考察宪政。^①包天笑的《诸神大会议》写元始天尊、西天佛祖、南极仙翁、赵公明、东海龙王、周公姬旦等诸神以现代议事规则组织会议，讨

^① 这篇小说刊载于《月月小说》第5号。

论天庭财政问题、人间土地利权问题、海权问题、婚姻自由问题等。^①这一类作品只是随意摘取了古典小说中的一些碎片，来与现代新事物、新思想拼贴，从整体上看，并非对于某一部古典小说的有意的改写。因此，我们将这一类作品排除于本书的论述范围之外。

晚清是一个翻新成风的时代，不光古典小说被翻新，新著、新译的小说也屡有遭到翻新者。《茶花女》一旦风行，马上有《新茶花》出来。《官场现形记》之后，紧跟着有《新官场现形记》《绘图新官场现形记》《最新官场现形记》，为数不下十种。其他如《孽海花》《法螺先生谈》《空中飞艇》等在晚清影响比较大的小说，也都曾遭到各式各样的重写与翻新。这一类小说与本书所要研究的古典翻新小说有某种“家族相似性”，但从内容上看显然也不满足我们关于翻新小说的定义。

二 翻新小说研究价值

一直以来，翻新小说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至今尚没有专著或博士论文对这一类创作进行专门的研究。

一般的文学通史或小说通史，对于整个晚清小说尚且抱极大的偏见，对以拟旧面目出现的翻新小说更是不屑一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仅提到吴趼人曾创作《新石头记》，但未作任何评价。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李修生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张俊的《中国文学史》、于非的《中国古代文学》等，都没有注意到翻新小说的存在。专门的近代文学史中，注意到翻新小说的存在，也是寥寥可数。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徐鹏绪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纲》、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都没有提到翻新小说。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仅注意到吴趼人的《新石头记》。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第一个注意到翻新小说作为一个特定文类的存在，并将其命名为“拟旧小说”，但对其评价极低，认为“窥其内容，实一无足观者”。该书认为，既然要写新事物，又何必袭用旧的书名与人物，最终结果只能是狗尾续貂，贻人笑话。最后，该书将翻新小

① 刊载于《月月小说》第13号、第17号。

说鉴定为“当时新小说的一种反动，也是晚清谴责小说的没落”^①。80年代末，时萌在《晚清小说》中重复阿英的观点，也将翻新小说定位为无聊的拟旧之作，认为其与黑幕小说、狭邪小说、写情小说、侦探小说、侠义小说一样，同为“晚清小说的末流”^②。再往后，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中继续用“拟旧小说”来称呼翻新小说，认为这一类小说在晚清文坛上“昙花一现”，同时指责其缺乏艺术独创性，是晚清小说“批量生产”的典型例子。^③

杨联芬在《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中，罗列《新石头记》《新金瓶梅》《新聊斋》《新镜花缘》等十几种翻新小说，并且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其对“原著的审美构想与传统的价值观”的“解构意味”^④，可惜仅此寥寥数语，没有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阐发。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第一次以“翻新小说”来命名以《新石头记》为代表的这一类小说创作，并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欧著仅论述了吴趼人《新石头记》、陆士谔《新三国》与《新水浒》等少数几部作品，没有介绍其他的翻新小说，也没有对翻新小说的来龙去脉进行详细的考辨。美籍学者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以现代性的诉求这样一个线索贯穿整个晚清文学，并且以此为标杆，论述了《新石头记》等几部翻新小说，高屋建瓴，立意深远；但是由于写作体例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王著也没有把翻新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的文类来加以详细描述和评论。

还有一些论著，虽然对翻新小说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是却对其有严重的误解，比较明显的如王旭川的《中国小说续书研究》和高玉海的《明清小说续书研究》。王著和高著都将翻新小说当作“续书”类作品来研究，而于其时代新质没有足够发现。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则将翻新小说定位为“滑稽文学”，更失之于简单和片面。

翻新小说得不到文学史家们的重视，与一般文学史家所抱的正统文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② 时萌：《晚清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④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学史观有关系。阿英以后的几代文学史家，都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看来，“五四”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借鉴西方模式，在主题关怀、题材选择、艺术手法上全面、彻底地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一次伟大创举，而“五四”之前的晚清文学，则顶多只算是“五四”文学的前奏，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到现代进化过程中的过渡环节，“继往开来，衔接古今”^①是其基本特征。戴此有色眼镜审视晚清小说，他们一方面赞赏晚清小说能自觉借鉴西方小说的某些技巧，另一方面又对其不能彻底地摆脱传统影响而感到惋惜。在这种情况下，翻新小说拾取旧小说中的元素进行重新演述的做法，在抱持正统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家看来，更是晚清小说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表现，是文学发展中的一种倒退，也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②。文学史的任务是描述文学发展的大势，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小说，在一般文学史家看来，当然不值得花费笔墨。

因某一类作品不符合自己心目中所认可的某种历史发展趋势，而将其排除于文学史的叙述之外，这是一种典型的为逻辑真实而牺牲历史真实的做法。因这种思维方式作怪，长期以来受到忽略与轻视的，并不仅仅翻新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以及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曾经遭遇过相同的命运。现在是时候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认真清理与深刻反思了。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不应该局限于发现和论证文学发展的单一“路线图”，文学史研究更基本的任务是对特定历史时段内各种文学思潮的存在状况，做出尽可能全面的描述和尽可能客观的评价。翻新小说作为晚清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一派，有其特殊的文学史的价值。对这一类创作进行全面挖掘、复原和批评，有助于我们对晚清文学的总体状况做出更全面、更真实的把握。缺少了翻新小说的晚清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没有翻新小说作为对比和参照，我们对晚清其他文学思潮的理解，也难以深化和系统化。

翻新小说模式化的创作方法以及强烈的滑稽怪诞色彩，恐怕也是阻碍其进入一般文学史家研究视野的重要原因。在很多人看来，翻新小说

①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只是“投机作家”^①们的游戏之作，粗制滥造，简单模仿，顶多代表“一时之风气”^②，算不得严肃创作，因此不值得深究。翻新小说的艺术成就是否真如正统文学史家所说的那样一无足观，不值一哂，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暂不讨论。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即便翻新小说对古典小说的改写在艺术上不够成功，对这一现象以及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进行描述与探究，也仍然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与其学术研究价值不是一回事。一部作品自身的艺术水准比较平庸，但是如果它能够为我们了解它所属时代的审美风尚以及社会风尚提供有用信息的话，那么它仍然是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从纯审美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并无多大价值，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文学史上的研究价值。任何一个时代中，伟大作品总是少数，大量二流的甚至不入流的作品往往比少数杰作更能代表一般大众的审美趣味及思想趣味。文学史的任务，不应该仅限于夏志清所说的“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③，文学史还应该以平等公正的心态，去关注那些艺术水准较为一般的作品，因为它们同样是一个时代整体审美风貌的一部分。^④ 翻新小说在晚清最后几年间曾经风行一时，对这一现象进行认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晚清时代审美以及社会文化的一般状况。

另外，翻新小说对古典小说的改写，是文化与社会转型期文学经典的改写和重写的一个极好案例，深入研究这一段文学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外文学史中经典改写现象一般规律的认识，从而丰富文学理论研究。90年代以来，古典名著的改写与重写再次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个热点。“新历史主义”小说对古典叙事的戏拟，《大话西游》对传统价值的颠覆，都引发了人们的密切关注与热烈讨论。在这个时候，重温晚清小说家对古典名著的改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的古典翻新现象也许不无裨益。

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④ 长期以来，近代小说研究者们的目光集中于少数的名家名作，大量二流的作家作品则严重缺乏关注，有识之士早已不满于这种状况，呼吁拓宽近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参见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三 全面解读翻新小说

鉴于翻新小说研究的极度薄弱状况，本书至少要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对翻新小说创作的情况进行考证和还原。到底有多少古典小说遭到了重写与改写，都有哪些版本？这些不同版本的翻新之作，其真实作者是谁？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给予回答。这一工作目前还没有人完整地做过。第二，对翻新小说的创作动因进行探究。经典翻新为什么在晚清之际会成为一种流行的写作方式，晚清小说家出于什么目的而对经典小说进行改写？过去的文学史对此都语焉不详，本书试图通过文本细读及文献考证对其做出尽可能圆满的解释。第三，对翻新小说的题材主旨、思想倾向、叙述方式以及文体特征进行全面分析解读，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翻新小说的特点、成就、地位及影响进行重新评价，指出其在晚清小说以至整个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位置。

古典作品的改写与重写古已有之，不论是“续书”还是“翻案”，都是中国小说中的固有传统。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影响的焦虑》一书中也为我们指出，对前驱诗人的“续完”与补足，向来是诗人用以摆脱对前驱诗人“影响的焦虑”的一种重要“修正比”^①。毫无疑问，中西文学史中屡见不鲜的经典续写与改写现象，都能够为我们理解翻新小说提供有益的启发。但是不论是“续书”还是“误读”都无法说明翻新小说的时代特性。本书的思路是，始终将翻新小说置于晚清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来加以理解。只有对晚清特定文化语境进行分析，翻新小说的创作动因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揭示；也只有在晚清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翻新小说的意义才能够得以彰显。

晚清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这一伟大历史转型期的开端，这一说法近年来已经成为史学界共识。^② 如何使中国迅速摆脱贫弱，成为一个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富足、军事上强大的现代国家，是这一时期的启

^① [美]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3 页。

^② 参阅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 1999 年版。

蒙知识分子思考一切社会问题时的出发点。与政治革新计划相配套，启蒙知识分子提出了包括诗歌、散文、小说、语言文字等在内的一系列的文化革新计划，这其中启蒙知识分子冀望最高、成效也最大的是“小说界革命”。启蒙知识分子之提倡小说革命，乃是基于他们对中西小说不同社会政治功能的比较：泰西之小说家，能“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舆论为之一变”，于社会之变革进步有大功；而“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①，流毒社会，陷溺人群，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要革新中国社会，必先革新中国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

启蒙知识分子出于政治需要而提倡“新小说”，最初目的只在革“新小说”的思想内容及社会功能。但是“新小说”的发展很快超出了“新小说”倡导者一开始的设想。“新小说”运动的参与者们开始从叙事技巧、结构布局、人物塑造而不单是题材主旨方面反思中西小说的差异，发现西方小说不但在改良风俗、教化国民的社会功能方面胜过中国小说，其“叙事之新奇、推理之精微，言情之恳挚，结构跌宕之灵妙”^③，也多有为中国小说所不及者。定一称赞泰西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④。林纾惊叹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本领，为中国小说所不逮。周桂笙则感慨“中国小说不如外国之处有数事焉”，“辱骂”“诲淫”固不必说，开宗明义、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更是根本缺陷。^⑤以西方小说为参照物，“新小说”阵营对传统小说展开了全面的反思与批判。

正是在这样一个全面反思、批判传统的时代背景之下，翻新小说应运而生。细读翻新小说文本之后我们发现，翻新小说对古典名著的改写，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对古典小说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与批

①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清议报社1898年版。

② 任公：《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年第1号，横滨新小说社1902年版。

③ 萍：《中国小说家向多托言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进步》，《中外小说林》第1年第9期，中外小说林社1907年版。

④ 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1号，横滨新小说社1905年版。

⑤ 知新主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8号，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